

读·品·悟

微型小说系列

世界微型小说经典

SHIJIWEIXINGXIAOSHUOJINGDIAN

□ 江曾培/名誉主编 郑允钦/主编 吴雁/选编

亚洲卷

·下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读·品·悟” 微型小说系列

世界微型小说经典

SHIJIWEIXINGXIAOSHUOJINGDIAN

□ 江曾培/名誉主编 郑允钦/主编 吴雁/选编

亚洲卷

·下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微型小说经典 · 亚洲卷 / 郑允钦主编 .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2009

ISBN 978 - 7 - 80647 - 187 - 6

I. 世… II. 郑… III. 小小说 - 作品集 - 亚洲 IV. 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5732 号

书 名：世界微型小说经典 · 亚洲卷 · 下卷

主 编：郑允钦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WWW. BHZWY. 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787mm × 960mm 1/16

印 张：24

字 数：25 万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定 价：47.80 元（全二册）

书 号：ISBN 978 - 7 - 80647 - 187 - 6

邮政编码：330008 电话号码：0791 - 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新加坡

老人与鸽子	尤今(1)
金桂,你等等我!	张挥(3)
围圆圆的一桌沧桑	张挥(4)
45·45会议机密	张挥(7)
楼房中的裸女	张挥(10)
秀记卤面	张挥(12)
幸福出售	南子(15)
机密报告	南子(17)
给金夫人的一封信	怀鹰(19)
阿公馆	怀鹰(22)
乖孩子	怀鹰(24)
看画	林高(26)
爱情侦探	林高(28)
编造一则日记	林高(30)
保险箱	林锦(32)
下毒	林锦(34)
退刀记	希尼尔(37)
黄狗事件	希尼尔(39)

重逢	彭 飞(42)
没有时间的雪	董农政(44)
拆面子	方 然(46)
天谴	艾 禹(49)
轮流付账	E·希顿(51)
王发的周末	张曦娜(54)

泰 国

单身女房客	司马攻(57)
水灯变奏曲	司马攻(59)
演员	司马攻(61)
天网	司马攻(63)
猴变	陈博文(65)
放猫	马 凡(68)
夜店	钟子美(70)
飞天	钟子美(72)
奇石	钟子美(75)
一铢钱	黎 谢(78)
独臂村	克立·巴莫(80)
三愣	曾 心(82)
蓝眼睛	曾 心(85)
青春难再	老 羊(87)
他是这样坐监的	范模士(89)
看车	郑若瑟(92)
相夫之道	郑若瑟(94)
出走的女佣	倪长游(96)

马来西亚

发情	朵 拉	(98)
走进别人的梦	朵 拉	(101)
苦恋	朵 拉	(103)
钟摆	朵 拉	(105)
钻石	孟 沙	(108)
六次敲门	野 莓 子	(111)
最后一课	潘碧华	(113)

菲律宾

木屐	小 华	(115)
卖身契	庄子明	(117)
阿美的烦恼	超 然	(119)
似花非花	秋 笛	(121)

印度尼西亚

沙玛德的买卖	孙塔尼	(123)
一条短裤	伊德鲁斯	(125)

印 度

解脱	泰戈尔	(127)
美丽的邻居	泰戈尔	(131)
误入劳动者天堂的人们	泰戈尔	(135)
列车上的姑娘	拉·邦德	(138)

- 一个女人的告别信 巴塔查吉(141)
眼睛 K·T·穆罕默德(143)
实话实说 R·K·纳拉扬(147)

土耳其

- 甲突斯台 美列克(150)
某国故事一则 阿·涅辛(153)
坟墓掩盖了医生的罪过 阿·涅辛(156)
我吞下了国家机密 阿·涅辛(160)
演说机 阿·涅辛(163)
教唆 阿·涅辛(165)
必须是肺病患者 阿·涅辛(168)
路灯和我们的街 阿·涅辛(171)
意外 费拉赫(174)
小杜果 得尔威希(178)

汶 莱

- 现代婚姻的故事 宁 静(181)
相见争如不见 宁 静(183)
- 编后记 编 者(185)

老人与鸽子

〔新加坡〕尤今

总是无法忘怀阿根廷那个被夕阳染得璀璨的绚丽的傍晚。

布宜诺斯艾利斯虽然是个高度发展的大都市，然而，市区中心却处处辟有让行人歇足的广场。诸如：圣马丁广场、哥伦广场、康格尔士广场、五月广场等等。这些广场都享有盛名，因为广场以内，各个立着气派慑人的巨型艺术雕刻，雕工精细，思想奇特，令人过目难忘。我曾特地花上大半天的时间到各个广场去细细地欣赏这些艺术杰作。

最喜欢的，是康格尔士广场。威严雄伟的铜雕武士骑在铜塑马儿上，气势万千。此外，不论日夜，都有大批的鸽儿麇集在广场上，给整个广场带来了一种活泼的生命力。

那天到处观光，到了傍晚时分，双足疲累不堪，信步走到康格尔士广场来歇息。

卖鸽食的小贩已经开始做生意了，我买了一包干玉蜀黍粒，随意撒落在脚前的空地上。立刻，鸽子从四方八面扑过来，黑压压一大片在我脚下争食。它们吃得津津有味、吃得理直气壮，似乎长久以来就是受着我饲养的。也有一两只鸽子误啄我的脚趾；很痛，但也让人感觉到生命力的强劲与可爱。

这时，一名头已半秃的老人蹒跚地向广场走来。他向小贩买了一包鸽食，走向鸽群。馋嘴的鸽子，纷纷地扑到他身上去，有的攀上他的肩膀，有的立在他的手臂上。他以枯瘦多皱的手抓了一把金黄色的干玉蜀黍粒放进自己嘴里去。正当我微感愕然之际，却见他轻轻地把一只鸽子

揽进怀抱里，然后，以母鸟哺育幼鸟的方式，把玉蜀黍粒由他的唇传递到鸽子尖细的喙里。他眼皮松弛的眸子里，蕴含着柔和的笑意。将坠而未坠的夕阳那艳丽当中含着寂寥的余晖撒满了他一身，构成了一幅异常动人的图画——画中的人和鸟，正亲密地以一种超越语言的方式进行交流，教人不由自主地想到爱，想到和平。至于暴力和血腥，有这一刻，纯然是陌生的名词。我悄悄地用照相机把这个感人的景象拍了下来。

老人喂完鸽子后，消失于广场的尽头。他的格子衬衫，一半塞在裤子里，一半拖在裤子外面；他的外表，是这样地不整洁，但是，油腻的衬衫底下，却跳跃着一颗充满了爱的心。

为了能在回旅馆以前再喂喂鸽儿，我再度走向了卖鸽食的摊子。

卖鸽食的，是个年轻小伙子，长长的脸老是溢着笑意。他指指吊在我背上的相机，说：“帮我拍一张，好吧？”

拍好了照，他友善地搭讪：“刚才你拍的那个老人，天天都来的。”

“哦？”我一边把相机的镜头盖好，一边漫应着：“很有爱心的一个人嘛！”

“爱心？”

不知怎的，他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狐疑地抬头看他。

“嘻嘻，他对不起鸽子，所以，天天来这里和它们说对不起。”

“怎么！”我要求他作进一步的解释。他用手朝远远的一个方向手指，说：“他在那边一间中国餐馆当厨师，拿手好菜是烧烤鸽子肉！”

暮色来得很快，只一忽儿，原来七彩缤纷的天幕便像错放了染料一样，幽幽地黑了下来，像我那颗出奇不意地黯淡下来的心……

金桂，你等等我！

[新加坡] 张 挥

“金桂，你等等我！你等等我！我不再欺负你了！”

金桂没有停下来等他，只顾迈开小脚步往前跑。两条小辫子在后脑勺一下一下地弹跳着，像在远处向他招手。小辫子跳啊跳的就隐没在通往水井的那条乡间的小路上。他气得直想哭，把握在手里的一只椰叶蚱蜢扯个稀烂。

“金桂，你等等我！你等等我！我不会再骗你了！”

金桂没有停下来等他，只顾迈开脚步往前跑，一条马尾的发辫在后脑勺一下一下地弹跳着，像在远处跟他闹别扭。马尾发辫跳啊跳着，就隐没在那辆红色的小轿车里去了。

小轿车绝尘而去之后，他气得把身旁的一个垃圾桶一脚给踢翻了。垃圾桶翻倒的时候，发出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咆哮。

那一晚，他把一腔懊恼全倾倒在冷冷的街道上。

“金桂，你等等我！你等等我！我知道我错了！”

金桂没有停下来等他，只顾迈开脚步往前走。一头蓬松凌乱的头发在风中乱舞，像在远处对他倾诉她的苦楚。乱发在风中舞啊舞，就隐没在那道铁门外了。他站在铁门内痛苦地数着手指头。一个手指头就是一年，他一直在铁门内把手指头数了好几遍！

“金桂，你等等我！你等等我！你不能这样地走了！”

金桂终于停下了蹒跚的脚步，回过身来时已一头栽倒在他的怀里。他抚摸着金桂的一头白发凄苦地说：

“你终于肯停下脚步来等我了！你已原谅了我的这一生，是不？”

围圆圆的一桌沧桑

〔新加坡〕张 挥

当夕阳把组屋的影子拉得长长，盖住了组屋楼下的那张圆石桌的时候，他就会从组屋楼上下来，慢慢地走到圆石桌旁坐下来等待。不久，其他的人也都会陆续到来。所谓其他的人，其实也不很多只有四个。然后，他们五个人就以各种自己认为最舒服的姿态，把圆圆的石桌圆圆地围成一种心情。然后，在这样的一种心情的拉扯下，拉扯掉了夕阳，拉扯掉了一个很悠闲而又多话的黄昏。

今天，当他从组屋楼上乘搭电梯下来的时候，心有点异样。跟他从十九楼一起进入电梯的是一对年轻的男女。他们竟然在他面前大大方方地拥吻着。他故意咳嗽了几声，也起不了什么干扰作用。他只好把眼光落到电梯门楣上，去看一直往下掉的数字。19……15……11……7……3……1……就是这些一直往下掉的数字令他有了一点异样的心情。因为他的心也一直跟着往下掉。那对年轻男女似乎忘了他的存在，或许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存在，而抢在他的前头出了电梯。他的心又往下掉了一层。

出了电梯，走了一段不很长的廊道，然后跨过一条小小的沟渠，再爬上一道只有五个梯级的石梯，就看到了那张圆圆的石桌。只要再走十来步，他就可以坐到圆石桌旁去消磨一个悠闲的黄昏了。

奇怪，今天他们竟比他先来一步。四个人各占了一张石椅，以往他坐惯的那一张却空着。他没有马上走过去，因为，出现在他眼前的这个场景，很是奇特。过去，他是最早到的一个，所以，一直就没有机会

在这样一种距离，看到这么奇特的场景。四个人以四种不同的姿态，围坐在圆圆的石桌旁。

老黄曲起一只脚，脚跟搁在石椅的边缘。他那只右手则放到曲起的膝盖上，再用他的左手轻轻地握住右手掌。他可以这样坐上一两个钟头，而不用变换姿势。

老李双脚微张，一根拐杖立在两脚之间。双手握住拐杖的把手，一边说着话一边前后摇动着。这动作会随着他说话的激动而加速摇动起来。

老吴叠起双脚，右手搁在石桌上以支持他微倾的身子。左手则时不时用来拍打叠在上面的那条腿。

老谢在他们五个人当中年龄最小。他一直不停地更换着姿势。时而把身子歪向左，时而歪向右。说话的手势也最多。

他从他们的坐姿看到，他们如何把零零星星的日子，堆砌成一张张皱皱的脸；看到他们如何把风风雨雨的岁月，洗染成一头花花白白的发。现在，他们却在夕阳西下的黄昏，把一张圆圆的石桌圆圆地围成一种沧桑。

他缓缓地向他们走过去，坐到他经常坐惯的石椅上。他一坐下身子，就加入到他们的谈话中。原来，他们一直在谈着他的事。

“老杜最爱说的，就是六十年代陪总理下乡访问的那一件事了。那时候，这张圆石桌周围是一片沼泽地带。在这座组屋后面，不就是老杜做董事长的公立华文小学了吗！”

“但最令老杜气愤的，是一九八八年大选他的那个做律师的儿子，竟然去帮助和支持反对党竞选，还跟我们这几个老的打赌说，最少会有五个反对党进入国会。结果我们每人赢了他的儿子一百块钱，请老杜吃了一餐。老杜这才消了这口气。”

“老杜没来得及看到总理荣休，他就去了。真是可惜。”

“老杜算是好命的了。临终的时候，还有我们这几个老不死的，在他身边看着他去。我还是先走一步去陪老杜，好让你们三个替我料理

后事。”

他听到他们一个个不停地叫着他的名字“老杜”、“老杜”的，内心感到十分温暖。他下次一定还要再来跟他们在一起，把圆圆的石桌围成一种心情，听他们说一个黄昏的沧桑。

45·45 会议机密

[新加坡] 张 挥

下午一点四十五分。

会议室里人造的气温是二十度。

英文科科任教师会议，在刚调来不到三十天的女校长的主持下，已经进行了三十分钟。十三位与会教员还没有发言的机会。女校长的开场白结束时刚好是下午一点四十七分。

一点四十七分半女校长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各位，你们知道为什么在过去的五年里，英文一科的会考及格巴仙率会这么低吗？请大家看看手上的成绩分析表。”

纸张在人造的冷空气中刷刷作响，十三颗心六上七下地乱了一阵。

“你们看，一九八四年英文及格巴仙率是三十五点五，一九八五年是三十七点八，一九八六年是三十四点六，这一年降了三点二巴仙，一九八七年三十八点二，这一年进步了三点六巴仙；一九八八年，就是去年，才三十点一巴仙。去年成绩最差，整整跌了八点一巴仙。你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十三颗心七上六下又乱了一阵子；十三张嘴六合七开，但听不到一个声音吐出来。室内人造气温是十八度。

“前任校长告诉我，你们都是十分尽职的好教员，而且也推行了几项提高学生英文水平的活动，如借阅英文书籍比赛，阅读与写作的训练计划，规定学生写阅读报告等等。可是，学生的英文会考及格巴仙率还是

这么低。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谁能告诉我？”

十三只左耳和十三只右耳都竖得尖尖的，但十三张嘴依然沉默。

“大家再看另一张资料统计表。”

纸张又在人造的冷空气中刷刷作响。

“你们看第一栏。本校共有五位科学教员，其中有两位是由华文源流‘转变’为英文源流的。

“第二栏。在担任数学这一科的四位教员当中，有两位也是属于‘变流教员’。

“第三栏。同时担任科学和数学的有两位，其中一位是非英文源流出身的。

“你们看得出这些数字所显示的意义吗？”

女校长的两粒眼珠子在两片闪闪发亮的镜片后面从左滚到右，再从右滚到左，同时放射出她那女性的温柔的威严。室内气温降到十六度。

“这些数字显示，在本校的数理科教员当中，有四十五点四五巴仙是属于‘变流教员’（Converted teacher）。他们虽然是以英文来教学，但他们所用的英文和所讲的英语错误百出。这是事实，并不是我看不起他们。我们的学生在这四十五点四五巴仙的‘变流教员’的指导下，英语肯定会受到污染。不错，他们所教的数理科的会考及格巴仙率都很高，但学生的英文水平却降低了。我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去研究，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你们同意我的看法吗？”

十三个头颅顿时起了一阵极其统一的动作，都由上至下点了三下。女校长被这三十九下点头动作激起了万丈柔柔的豪情。

“现在，我要设法令这四十五点四五巴仙的‘变流教员’自动申请转校。今后他们的工作量将会增加二百巴仙。这是高度机密。为了本校学生的前途，我不得不这么做，希望大家了解我的苦衷。同时也请大家合作，不要把今天的会议内容泄露出去。如果大家没有其他问题，会议就此结束。”

十三个人一起拥向门口，造成了三十秒钟的阻塞。当最后一个教员步出了会议室时，女校长抬头望了望墙上的挂钟一眼。

正好是下午二点四十五分零秒。

室内气温回升到二十度。

我沿着那道厚实笨拙的木制楼梯拾级而上时，一直抑制不住那阵荡在心头的冲动。于是，我加速了往上跨的脚步。

这是我第二次爬上这道木梯去赴她的约会。这个时候，她必定还在梳理她那头长长的秀发。

果然，来到那间简陋的楼房时，她已赤裸着身子在等我。她背着我站在一张木制的矮桌前梳理她那一头长长的秀发。木桌上放着一个雕花的小木盒，而那面木条镶框的小镜子，斜斜地放置在木盒上。晨光偏斜，镜面泛起一片蒙蒙的光影。我看不到她在镜中的脸。

她可能没有发觉我的到来，或许发觉了却故意不理我，只顾梳理她那长长的秀发，丝毫没有要转过身来的意思。

她的头发长及腰间，发脚长短不齐，似乎很久没有修剪了。她用斜抬着的右手拨开一束长发，左手则握着一把梳子一下一下地梳理着。

由于右手已举高起来，我遂清楚地看到了她那尖尖挺起的右乳房，随着她一下一下的梳理头发的动作而在弹动着。

晨光贪婪地爬过那扇木制的窗棂，在她赤裸着的肩上、背上以及圆浑而又润滑的臀股上，印下几条明暗相间的线条，同时使得她的肉色肌肤，泛起一身柔柔而又诱人的光彩，我遂感觉到了她体温的温暖。

丰盈温热的胴体与冷冷的灰蓝色的石灰墙，是一种暖色与寒色的对比。

柔滑而富有弹性的肌肤，与木桌、木椅、木盒子、木窗棂的坚实，